

# 九龍坡憶往——重慶上海交通大學

■ 龔瑞

九龍坡，位在陪都重慶西郊約十公里處，是塊山坡地，其附近山川縈繞，形狀好似盤踞著的九條龍，站在土坡最高點可望見大江滾滾東去，是個好地理所在。母校上海交大抗戰時遷移至此。

記得第一次踏上母校之門，是入學試的前一天，遠道而來，一條公路橫過校門前，木炭汽車停於此，步上石子路不數十尺就是文治堂，是大禮堂也是學校行政中心。教室就地勢高下分佈遠近，都是木造平房，牆壁用竹劈子編成，上塗以泥土刷白灰，但文治堂似是鋼筋水泥構造，在當時則屬難得一見的大廈。當晚我是鋪竹席枕書籍睡在空教室的地上，蚊子很多，還燃土製蚊香驅之，一覺天光迎接考戰。那時因報考學生太多，乃分十天考試，只試國英數三科，但出題的教授并無入關一說，可也從未聞各校有洩題的情事。考場設在文治堂與附近教室，重慶夏季奇熱，桌椅也熱的有些溫度且多臭蟲，考生又復擁擠，其『考罪』何如？非現在人所能想像。

放榜後，很幸運榜上有我的名字，榜是登在土製的報紙上，質不如台灣的毛邊紙而厚過之。入學通知書也是粗糙的毛邊紙，依稀記得上有註冊時先繳一月伙食費七千元，戰區生嗣可申請公費等字樣。可見抗戰時通貨膨脹情形和生活程度。伙食是學生自辦的，各年級各系輪流。米是平價米黃且糙，吃飯時是站著的，須小心挑

去穀子、稗子、小石頭等雜物，故戲稱八寶飯。菜則週末始有肉可吃，四川話曰打牙祭，但從無魚類上桌，因重慶少魚且太貴。

宿舍成長條狀號筒子，一排排列於教室區後面，地勢稍下，二三十人一大間。床是木製的雙層，中間置長案無椅，坐在床沿上自修。入夜始開燈其光黃暗，中學時代尤劣，點的是原始的桐油燈，可是戴近視鏡者則遠不如今日之多，不知何故。木架床多縫藏有臭蟲，同學燃蠟燭鉛筆去心吹火焰入燒之，戲稱氧氣吹管很有效。飲開水茶爐供應，以大鐵釜燒木柴用瓜瓢盛，回上海則是燒穀殼的老虎灶。洗澡冬季始有熱水，但須排班定日子，好像還要用錢買票。夏天簡單在宿舍兩端的盥洗室兼洗衣物，廁所是原始的，遠離教室、宿舍，設在校邊緣地帶，但沒有校牆。

校前公路那邊是民居，販賣各種小吃，不過是些排骨麵與牛肉湯包子大餅之類。交大校風重『吃』，所謂『五臟廟』補正餐之不足拚功課，同學早晚趨之座無虛席，但泡茶館的風氣似無沙坪壩之盛。校中女生不多，有『追』之者請吃飯或搶著會鈔，同學則戲稱為『孝敬女祖宗』，諺甚！

僞日同學間或到重慶市內一遊，其時大戰已近尾聲，無空襲之虞，但校交通車太擠，似只有一輛，要等好久才有一班。於是結伴步行而往，中間一站各『大坪』

，猶記有廣播電台鐵塔數座聳立，終站是『兩路口』。還有一條小徑沿江邊，可見珊瑚壩（江中小島上有飛機場）到儲奇門最捷，可是坡上是成渝鐵路似尚在修築，常有傾石雷滾而下要多當心點。

惟同學在如此艱困的物質環境下，用功不少懈，書籍奇缺而貴，多以講義和筆記代之，徵書讓書的條子貼滿各院系佈告欄。考試則仍傳統多而且嚴，期考猶厲，對舞弊者不稍寬貸，常見一堂考課未終，而舞弊者已公告除名，墨審尚未之訖！

抗戰勝利師生歡欣若狂，可是復員遷校上海，限於當時交通工具，高年級的同學先期包輪浮江而下，穿三峽越武漢而達滬濱。我們則延至次年（三十五年）暮春

，始分批乘汽車轉火車，經川、陝、豫、皖、蘇、五省回到上海。中途回家探望團聚，如今時隔四十餘載，回想當年青春勝利還鄉，情景彷彿宛如昨日，其興奮，其愉快自非筆墨所能形容萬一的了！

至於留在九龍坡的校舍，雖不如上海本校現代化，但以伴我渡過抗戰時的艱辛歲月，臨行的前些日子，眼見校園內人煙一天天的減少，自不期然的也令人產生了淡淡離愁，與惆悵之感。嗣後傳來校址為設在江津的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接管遷入，好事的同學乃去信昔住宿舍△舍△室以表存問之意，對方現住女學生們欣然回信，這又是一為九龍坡可回憶的往事了。

## 秋之歌 (下)

■ 韓嬋

接上期 (331) 之 42 頁

### 3. 悲秋答平越級友

(一)

福泉東望路茫茫，老態龍鍾欲似霜；  
幸有故人傳信息，得聞心語隔重洋。

(二)

青春最是好時光，但恨青春不久常；  
花甲他鄉歸未得，空悲世事太滄桑。

註（一）作者簡介：張以楨，民33級交大黔校（平越）土木系畢業。現旅居紐約。

註（二）本人不學無技。作「詩」為「打油」詩；飲「酒」為尋根啤「酒」（Root beer）；有名無實的軟性飲料（soft drink）。

### 4. 寒蟬吟

抱木嘯鳴在海邊，寒蟬將老竟纏綿；  
眠枝宿葉神恩樹，飲露餐餐主愛田；  
春來迷夢疑蝴蝶，秋去悲聲泣杜鵑；  
知了知了我知了，十架湧出永生泉。